

雷輯史事論新編

三
世
華
民
國
度

吳
卿
談

最新史事論卷六

華亭雷璠編輯

魏晉九品官人中正選士論

江南高等學堂特班生大考第一名朱玉書

嗚呼唐之不得不變而為科舉魏晉九品中正之法使之然也何則古之取士選舉而已自成周學校之制衰而司徒論秀書升之法廢降及春秋遂為貴族世襲之世而寒畯升庸之途隘故春秋譏世卿明門第之不可以得人也秦之用不拘一格然其季也焚書坑儒而士無進身之路漢自武帝以來表章六經廣立學官賢良方正孝廉秀才數敕選舉而士人登進之道遂寬雖其間濫竽充數或所周而分其職於各中正是也然一州一縣之士無限中正一人能盡知乎大抵名士易知而潛士難知況其時無鄉老紀行之書所恃者鄰里與本家之狀而已然鄰里與本家豈能盡不誣哉陳壽以鄰里而沈滯矣閭閻以繼母而被清議矣顧此猶史冊所載也其史冊所不載者更何可勝道此其失一也兩漢舉士得其人則受上賞不得其人則與同罰魏晉之中正既無薦賢之賞又無冒濫之誅故敢御私而不顧此其失二也班書作古今人表分為九等議者已謂其紕謬失備然

猶曰此古人已成之行誼是非自有公論也魏晉官人廼即限以九品人若不韋而一居下品則湔洗無期誰復生勸善之心乎且又未必無冤抑也雖曰時為進退然使鄰里與其家不復為之移狀即使改弦易轡何能達中正之聽而其入終以不善歸矣此其失三也故晉選舉之得人不能媲美於兩漢而要豈選舉之不可行哉雖然兩漢選舉之法固善矣然以語周之選舉則猶有間也周制之得在慎選鄉老里正鄉老以退居之名公卿為之里正以士之賢者為之故所舉多核實而無徇黨之弊然則鄉苟無公明之老里苟無賢直之正而漫然欲行選舉之法烏知其所選舉者非即大臣之親戚與鄉曲之盜名哉要而言之則選舉者必不免而兩漢得人於斯為盛其所以然者蓋一則國中學校林立一則鄉有三老以主教化故郡國之所舉者非學校中知名之士即詢之鄉三老而真知其人者也然至末世或數年而一舉而銓選之權屬於尚書遂憑一人之私心以為升降考覈不實人才乃有屈抑之憂沿及魏世此制未改於是陳羣倡為九品官人中正選士之說今夫一人之評鑑不及衆人評鑑之精異地人之見聞不及本州人見聞之確此亦必然之理矣故陳羣創立此制令本州人為中正第其本州人品

之高下以上之尚書然後因而用之較之前之專屬尚書銓選者誠為彼善於此然曾無幾時晉之劉毅即議其有八損至謂上品無寒族下品無高門而詆之為姦府論者謂晉世門第盛而國祚衰其禍實階於此南北朝雖間有更改然大抵多循此制故縱有選舉之名不得人才之用彼唐者親承六代之後深悉其流弊不得已變而為科舉糊名扁試其意若曰吾以為公而已故科舉者遴選舉之非而行之者也曰然則科舉固不可廢而選舉固不可行乎曰奚其然科舉僅能知其辭不能知其行也而況文字有一日之短長試官有不齊之憎愛乎是科舉者斷非取士之良法也若夫魏晉選舉之失則又可言陳羣慮尚書一人之智識難不能以資格限之門蔭錄之一己之好惡以取舍之故選舉得其法則其得人必盛於科舉選舉不得其法則其流弊必伯仲於科舉嗚呼魏晉之往事已如此矣然則後之欲官人者師周制其上也師漢制其次也其毋為魏晉之續也可

晉武帝詔議省吏員論

震旦學院第四學張頡時
年十一月考第一名

尸位素餐者吏也吏可廢舞文玩法者吏也吏可殺吸民脂膏者吏也吏可節其肉而食其心欺君誤國者吏也吏可罪其妻孥而族其子孫晉武帝詔省吏員何

其待吏員之厚而待吾小民之薄耶豈以若祖若父皆躬身吏藉而不忍薄待之耶厚待吏員其失誠小議省郡縣所誤甚大郡縣固親民官也裁其半吏勢必不能事事使赴農功安知平日之敲詐故智不復試於深莊大陌乎僅僅裁併其省公家之費有盡而為民間置一擾虐政策固無已也且夫吏也者君子與小人與君子也固不必省如漢之入官必取乎吏也可小人也省亦無益郡縣少一吏即農功多一吏易地皆然亦多此一舉耳傳咸不察尚以為當時急務誤矣即荀勗所謂省官省事清心者實則開清談之門與世無補焉武帝之詔此議也蓋不能無疑焉為節費乎節區區之費而無益於大事為治民乎農功之起適足以擾民也為抑吏乎棄吏就農抑於何有況吏而不肯殺之可也吏而賢雖抑之亦不可武帝此詔其耳目徒為傳咸所蔽真所謂不明當世之急務矣豈承曹魏之敝而欲以偽仁僞愚天下民乎抑欲以省吏之虛文為文纂竊之罪惡乎論者不明或讚其深得治體或揚其善得民心俱非確論

振筆疾書淋漓痛快置局則一氣呵成造句則精金百鍊毫髮無遺憾波瀾獨

老成

羊祜不附結權貴杜預數餉遺費要論

松江府中學堂三年杜振球

處於小人得志群枉盈朝之秋而能不亢不卑守經而不至墮事達權而不至辱
身卒也澤在生民功在社稷上不負朝廷之付託下不負庶民之仰望此非大智
若愚大剛若柔者不能為也羊祜鎮襄陽性剛直不附權貴欲平吳屢為朝議所
阻夫朝有權倖不下心以相從而望事克濟者無此理也羊祜其愚者乎然愚而
近於智者也祜死舉預自代吳已平定猶數餉遺費要夫事已告成師已凱旋不
必患其阻撓也而猶供奉之無乃太柔乎然柔而近於剛者也蓋祜之意謂趨炎
附勢我不屑為而朝廷以襄陽任我者果何意乎惟知平吳而已吳不平不足以
酬朝廷之委任而與權貴又不合乃愈高其節操愈全其志氣即襄陽之民撫愛
而教養之民心悅服然後可以用兵亦可以平吳以莫大之功待後人之需用則
吳仍可平而我志我功仍先輝於史乘雖有千百權倖其奈我何此祜不附權貴
之苦衷也非大智若愚不能若是杜預繼之知如祜之剛直不撓必不能濟其事
而全祜之功乃不愜屈已以待權貴而我志獲伸我功可遂雖辱在一時猶可償
於後印一戎衣而天下定預之功亦祜之功也此預之不得已而數餉遺費要豈

其本志哉此所謂大剛若柔者不能測其胸臆也然則吳已平而預猶供奉之者何哉譬如獵者之蓄猛犬未獵則供其食惟恐不飽既獵則餓其腹厭而棄之猛犬其不躍然悍猛以傷人乎哉預所以供養之者亦猶此意耳噫非杜之附結權貴則預不能成其功非預之數餉遺費要則杜亦安得成其志哉嗚呼偉矣

羊祜不附結權貴杜預數餉遺費要論

松江府中學堂三年級生月考第一名 周熙齡

古未有將相不和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故夫天下有大智者察乎理達乎情順其勢而利導之雖屈節權門有所不惜此蓋無傷於大體而大臣不得已之苦心也是故功成而天下安之不然介介自持落落寡合於此時而欲成非常之業立石世之勲君子猶或難之如羊祜者不亦重可慨哉迹杜與杜預均為平吳功臣而祜鎮襄陽不附結中朝權貴致有東征之沮憤鬱以死若杜預則異是平吳還鎮猶數餉遺洛中貴要君子觀此莫不誦預之苦衷而傷祜議之見沮卒以此見世道之多崢嶸也夫天下之勢有順有逆順其勢則事固不濟逆其勢則動多掣肘羊祜亦功臣也彼荀勗馮統之徒方忌其功之將成使祜能委曲以交之杜亦以處之使天子不疑同列不忌則旦夕之間可以成大事奈何徒知養其剛正之

德全其節義之貞不復將之以巽順自處則得矣於國果有益乎夫天下未有不忍而能就大謀者附權貴私也除禍患公也而君子每不忍棄天下之大公故爵私馬卒至功成名立天下安乎其初之所以為私者正其後之所以為公也杜預之數餉遺費要豈誼也哉亦惟欲去其掣肘之患而成天下之大公而已夫逆其勢而動多掣肘不若順其勢而可以濟事此大臣之用心至苦也不然杜預亦通經達義之人何附權倖若此殆勢有不得不然耳萬世下當共諒之也嗚呼羊祜之功後人莫及豈得輕議之哉惟其性本剛直故不喜附和卒至鬱鬱以死而舉預自代庶幾得大臣薦賢之道也與

意不猶人筆亦透闢是精心構撰氣盛言宜之作

晉石苞為司徒遣掾屬循行州郡殿最農桑論

江南高等學堂乙班生月考第一名

李振鐸

農桑者治國之本也司徒者教民之官也周禮地官司徒掌邦教治民事皆屬焉教之德行教之田獵更教之稼穡樹藝是故農桑之興廢關乎司徒之董勸也久矣然國家設一司徒究不能以一人之神智周知天下之庶務然則其道安在曰在乎州郡州郡者有地數百里有民數萬戶金章紫綬高車大馬其威福足以行

乎其境上為天子宣布恩德下為百姓謀其生聚其責任不可謂不重矣州郡得人則物阜民康不得其人將澆風薄俗一州郡倡之衆州郡效之濡焉染焉愈流愈極遂至舉天下而皆然此晚近來上下壅塞民生日蹙浸為國家禍也晉石苞鑒之矣於是遣掾屬循行州郡均其土宜考其殿最加以黜陟實不愧為救時之良策也吾於是知苞之所為有三益焉一曰固根本晉受魏祚吳地未平反側未靖四方多故倉廩空虛而承襲祗任俊劉馥之後軌迹易遵新猷易播苞之留心農桑是順天地自然之生以興物產自然之利也根本固矣其獲益者一曰一通民情自秦變封建為郡縣巡狩之典廢矣凡州郡之風土若何人情若何長官之撫治若何民心之感動若何民不得而陳君不得而聞格格不入民間之疾苦何從訴籲乎若苞遣掾屬循行州郡考察民風草野之利於此可興閭閻之隱於此可見民情通矣其獲益者二一曰清宦途晉承魏武之後官制多循其舊關冗讒諂立升要津閭閻簪纓多膺顯秩凡純袴少年浮薄之子或得以夤緣獵取之問以錢穀而不知問以簿書而不答凡當革之弊不知革當興之利不知興苞則以殿最農桑為賞罰之準將姦吏必除良吏必擢宦途清矣其獲益者三一舉而獲

三益可不謂善乎或者曰行苞之法據屬而賢則誠得矣苟為不善將行一境而田園榛蕪樹畜不講有司百計以逢迎之多方以賄賂之則據屬必曰此純良之吏也行一境而桑麻遍野水利畢脩有司不以多儀享之不以苞直贈之則據屬必曰此貪黷之吏也是非顛倒黑白混淆何以招升降之公哉不知石苞忠勤之臣也其用人必忠勤矣且嘗選擇屬十人非更練事情者不得任其職其銓選之慎重已非出於私情者可比為苞所遺其必能承苞之意以行之無疑也豈猶慮其挾私以罔上哉不然無苞之忠勤而輒寄耳目爪牙於昏黷之僚據其害可立而待也

周處射虎斬蛟勵志向學論

松江府中學堂二年級生月考第一名 丁瑞珍

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鬪恃膂力過人不能除災救患徒從事於雪耻尋仇為鄉里患此不足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必其挾持甚大而其志甚遠綜核其生平事迹必有出人意表之處磅礴發現於其身當少壯之年每自甘暴棄雖有拔山扛鼎之勇加勢必學劍不就學書不成細行不脩好為馳騁田獵而於時事毫不介意一若將來除大患立大功必非所望於斯人者豈知一轉瞬間其立志頓

然變易以為天生我材必有所用處則為鄉里除災殃出則為國家禦外患責任
非輕而我身尤不可輕視於是發憤為雄其勇氣自勝人千百倍觀晉之周處其
始肆行無忌幾為一無賴之徒而已一旦聞父老之言遂起而射虎斬蛟勵志向
學三害悉除何其轉機之捷耶何其有奇氣豪情若是耶向使聞父老言而南山
之虎為之射矣長橋之蛟為之斬矣而獨不能篤志為學仍專事於馳馬試劍則
雖入山投水胆氣勝人而亦適成一糾糾之武夫惟其能勵志向學併從前積習
一掃而空是以去一虎除一蛟曾無一毫畏難之心而救災禦患耳視為吾分內
事可知其後日之糾彈不避力殺虎殺大丈夫可殺不可辱不斬樓蘭誓不還之
志願早於勵志向學改過自新之初存於好男兒之腦際其磊落光明之氣概令
人可敬可愛噫處亦人傑矣哉

大氣盤旋有黃河一曲千里之勢

周處射虎斬蛟勵志向學論

松江府中學堂二年級生月考第二名 張葆熊

甚矣哉人貴變化其氣質也吾觀年少之人往往臨人以劍怒人以目巧用其匹
夫之勇彼亦謂謂然自以為人莫敢當我矣然以此言勇直血氣之勇耳敵一人

而已不能敵萬人欲學萬人敵全賴義理之勇蓋勇而出於血氣其勇皆由情暴
 中來世有其人固世之害也勇而出於義理其勇皆由學問中來世有其人固世
 之益也吾讀晉史見周處在少年時好馳騁田獵不脩細行鄉里惡之在處亦不
 知可惡之原也以爲吾人之活潑其氣象者在此放浪其形骸者亦在此豈知此
 皆世界所可惡之事非可喜之事外貌雖似有勇之人而究其實一虎耳蛟耳夫
 勇既等於虎等於蛟人豈能無惡乎即名居如虎如蛟之人亦豈能無愧乎當此
 時也處於是有自知自改之心父老有三害未除之告一則自愧爲血氣一則相
 激以義理一則乘其轉機而折其剛銳之氣一則感吾天良而除此異類之惡夫
 而後知前日之所以等於虎等於蛟而見惡於人者皆血氣害之也後日之所以
 別於虎別於蛟而立功於晉者皆義理爲之也況人禽之界本判幾微倘肯吾天
 性事事逞血氣而行雖有勇亦見惡於世子路之雄冠劍佩聖門羞之全由天性
 事事依義理而行雖無勇亦見尊於世孔子之知禮無勇千古仰之迄今周處往
 矣南山長橋之間徒見峯巒鬱鬱碧水溶溶欲求處之曠志向學之方問諸父老
 已無復存矣而憑弔荒涼低徊往復竊思其人雖去而其變化氣質之精神猶足

今學者景仰世有强暴之人當奉其事蹟而銘諸肺腑焉也可
運筆靈敏有洪爐點雪之妙後幅慨慕古人尤覺別饒風致

祖述聞雞起舞陶侃運甓習勞論

松江府中學堂三年級生月考第一名 趙鳳藻

有豪傑之志趣者必有豪傑之意態有豪傑之意態者必有豪傑之思想有豪傑之思想者必有豪傑之行為豪傑之思想遠大即豪傑之動作過人豪傑之伏處也奔走草野席不暇暖習苦忍勞致力時事日不敢貪逸以惰身夜不敢安卧以忘危憂天下之滔滔憫民生之塗炭寄諸思想動作而已若祖述聞雞起舞陶侃運甓習勞英雄之不敢逸其身有如是哉祖述之舞非舞雞也舞雞聲也舞雞聲之得其時而能震醒人之夢寐也雞能震醒夢寐吾可震醒天下天下人皆熟睡也吾乃雄喙一聲四海振起蹴現覺起即欲蹴天下覺起也寄物思情發表志趣聞雞起舞有慨乎天下時事者也即所以不敢安睡振作精神乃欲有為於天下也陶侃之運非運甓也欲運天下也不然人非痴福安有朝暮運甓為事務者乎吾能運甓明吾能運天下也朝暮不急振作吾運天下之精神也且運百甓於朝暮之間即以勞苦其身勉勵其志欲措置天下事也寄物言志治天下者亦不過能

習運甃之勞耳然甃可運萬物無不可運運天下事亦指顧間耳噫嘻天下滔滔四海鼎沸晉至愍帝衰微極矣八王亂於前五胡擾於後天下之不忘一綫耳陶侃祖逖所以慨然而不能自己也吾為天下之難喚醒天下天下為吾之甃朝暮運之陶侃祖逖同一志趣同一意態同一思想同一行為同一有慨天下之心而寄於難與甃也

筆大如椽心細如髮妙在拿定題語切實發揮無中生有異想天開文章鉅觀其是之謂乎

元魏輕視六鎮而國亡論

江高第學堂甲班生月考第一名吳以櫬

一朝之亂往往積漸於數十年前而始成惟其機也甚微故其成也乃一發而不
可制非朝廷之上有一二識微知著之大臣消其隱患於未形欲不亡也難矣然
而亂之機微者固發之最不可制者也而亦惟發之至猛者又正收之最易者也
何則其發之也猛則溢洩其所蓄也必多而其繼將無更甚之勢使有識者急起
而補苴之乃至因其勢轉可以收其抑惜乎元魏當主幼國危之時無賢大臣施
此道於六鎮之亂而遂至於亡也乃吾讀論古者之言於此六鎮之亂則又有說

平城扼要足控北邊伊洛遼遠難資操御其以失地利責魏者一李崇一疏已啟
亂萌既不立州復弛兵備其以綏豫防責魏者二武川懷朔并冀屏障臨淮庸材
一戰遂潰其以失選將責魏者三嗚呼此數說者或拘執一偏而罔籌全局或昧
於情勢而空為高論而要皆不足以責古人也何則六鎮之亂其蓄積也久矣自
中平以來債帥賊吏充盈於其間軍心民氣摧抑愁苦者至矣於是人士視為可
耻之徒而朝廷亦遂衡以為輕重迨至元澄之議不行李崇之書不報朝廷輕視
六鎮之心暴著於天下而六鎮叛朝廷之機亦已懸諸眉睫矣夫隱已潰則不轉
瞬而水可立至火已燃則不待增薪而焰已炎上及夫正光五年始以酈道元撫
慰六鎮抑亦何謀之後哉且夫大臣者天子之所資以輔助者也而於主幼國危
之時為尤重蓋外以攝諸將內以總庶政也魏於此時曾無一二大臣左右其間
以指揮國勅坐令沃野發難六鎮響應父死而子繼主亡而從起綜觀正光孝昌
間天下事何擾攘乎然此猶以未能消患於未萌惜之也賀拔父子殺衛可孤羊
侃殺莫折天生此軍勢制勝之時也拔陵殺琛葛榮殺洪業此諸賊相殘之時也
使當日者有賢大臣主持其中北撫鎮民西討諸賊葛榮醜奴雖強邊鄙間諒

亦終不足平耳。奈何李崇既免於前，廣陽王復被殺於後，賞罰不公。天子既失操縱天下之具，元又用事諸將，又自生解體之心。綜其致此之由，要皆朝廷輕視六鎮之所致也。嗟乎！邊地多亂，自古皆然。豈果疏於禮化，習於強悍者乎？抑將鎮守令以其地遼遠，中原敢遂其苟且狼戾之行，之所致乎？吾讀船山先生之論曰：「積帥橫於邊，而軍心離；賊吏橫於邊，而民心離。外有寇，則連叛；外無寇，則必反。」又讀眉山蘇氏之論曰：「宜明敕天下之吏，使以歲時糾察凶民，而徙其尤無良者。」參觀二說，則待鎮民之道，其亦可以無惑矣。

